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發行：活動中心

社長：薛燕昇

出版社：北醫人社

地址：臺北醫學院台北市吳興街250號

北醫人報

從社會責任論談起及 學生刊物審稿問題



第二學期註冊排定二月十四日起舉行
本學期元月廿七日結束
針灸社課程寒假續講授
三項攝影比賽歡迎踴躍參加
攝影社願代為沖洗

第一期急救講習加強課程將延期
美國一九七五年取消
INTERN PROGRAM / 來函照登
ECFMG北醫成績高 / 讓我們攜手合作
由一件小事談北醫人的認同感

費里尼的「愛情神話」
從座談會的秩序談起
成長的變奏 / 第一次
學校-學生座談會簡錄

北醫人報

第21期

1

- 第二學期註冊排定 二月十四日起舉行
本學期元月廿七日結束
- 針灸社課程寒假續講授
- 三項攝影比賽歡迎踴躍參加 攝影社願代為沖洗
- 第一期急救講習加強課程將延期
- 美國一九七五年取消INTERN PROGRAM
- ECFMG北醫成績高

2

- 從社會責任論談起及學生刊物審稿問題
- 讓我們攜手合作
- 由一件小事談北醫人的認同感
- 來函照登

3

- 費里尼的「愛情神話」
- 從座談會的秩序談起
- 成長的變奏

4

- 第一次學校-學生座談會簡錄

CONTENTS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創刊

費里尼的「愛情神話」

謝帥



費里尼(Pedro Felini)的「愛情神話」雖然在短短的四個放映天裏即慘遭下片的噩運，可是我非常驚奇地發現竟然有那麼多的同學前去觀賞，這實在是個很難得的現象。不過在這些看完「愛」片的同學中，我們可得到一項不爭的事實，即絕大部份的人都說「看不懂」。

不過費氏所有影片大抵均依循着「作者論」發展，倘若我們能在其一系列作品中有個通盤的認識，那麼我們在觀賞這部「愛情神話」時，或許就不會感到十分吃力。

費里尼及其作品

費里尼於一九二〇年生於意大利瑞米尼(Rimini)，十二歲時曾離家出走，加入馬戲團工作（這對他以後拍攝的電影有極大的影響）。二次大戰前，他即活躍於戲劇界，除了編寫劇本外，偶而也參加演出；大戰過後他甚至也為畫刊畫過插圖、漫畫，有一段時間裏他還出版了許多本笑話撰寫。由於費里尼在繪畫方面有非凡的才氣，所以日後在他影片裏的視覺表現，都有令人到目相看的成績。時至今日，他的人物構思總是先畫在紙上而不想用文字描述出來的。

至於費里尼一系列的作品，大抵可分成三個階段，從早期的寫實主義（「白酋長」(Lo Scicco Bianco)、「流浪漢」(I Vitelloni)、「費里尼生涯」到中期的浪漫主義——「大路」(La Strada, 臺灣曾上映)、「加比里亞之夜」(Le Notte di Cabiria)、「騙子」(Il Bidon)而至近期的超現實主義（或曰顛覆主義）——「豪華生活」(La Dolce Vita)、「八又二分之一」(8½, 臺灣曾上映)，費里尼均面對着「病態文明」與「病態人類」為出發點，而不厭其煩地予以無情的剖析和批判。此後經過

「鬼迷茱莉」(Giulietta Degli Spiriti)到最近的「愛情神話」，雖然手法上有些改變，不過他那種獨有的虛實相比以及古今互喻的「超現實」精神却是不變的（註：此三部法文原名見 Sight & Sound 季刊）。

作品特色

由「費里尼生涯」一九五〇年到「愛情神話」(一九六九年)，在這十九年間的十部影片中（「城市之戀」、「三艷燒魂」、「勾魂攝魄」未列入），雖然作風不斷地改變，表現手法也因時而異，不過歸納來說，我們可看出四項特色（亦即費里尼作品的中心所在）：

甜美生活(評語))

沙堤利康的神話

「愛情神話」 (Fellini Satyricon) 是費里尼最新的作品，也是他十部影片中最晦澀最遭人非議的片子，曾於一九六九年的威尼斯影展中得獎。

片名的 Satyricon 源於古希臘神話中的森林之神，為山羊角馬尾 (或謂山羊角山羊尾) 的半人半獸之神，是酒神 Bacchus 的隨從，挺喜歡酒和女人。不過「愛」片內容可說與此半人半獸之神毫無「故事上的關連」，所以費里尼特在 Satyricon 前加上自己的名字：可是片子推出上映後，衛道之士紛紛羣起攻之，咸認費氏此舉是種傲慢和不敬。

此外「愛」片由於過度描繪兩性的蓋交，並且涉及種種心理倒錯，以致於許多國

男性和女性化的人物。而恩·費里尼的觀覺取捨，深深受着現代歐普藝術的重重影響。

這是所有費里尼影片中對心裏倒錯的描寫

片中之依然有指數不盡的男男女女穿梭於旁侍候的三名

如三位東方寡聖童的先知。聖童

前幾天參加一項座談會，發現同學們的情緒相當高昂，有時候甚至有點亢奮，會場的秩序說來並不算十分良好，師長們的講話常招來一些不够善意的熱烈反應，不是敲擊桌椅，便是腳打拍子，更有入縱聲狂笑，了無一點開會該有的樣子。

大體上說來，那天的會議是開了學生直接與聞校政的先河，特別是在溝通師生情感，和反應少數熱心校事同學的心聲方面有着特殊的意義。那天出席的同學或許心切學校興革，發言之際，難免有點激情，但其用心顯然是可以諒解的，只是少數同學意氣過份昂揚，而且太沒有風度了，真的聽不了的話，大不了待會兒不鼓掌就是了，何必一定要做出失態之舉。

平情不論，那次座談會有點像議會的總質詢，聽完幾項報告後，一問一答之間，確實不失精彩。不過有的答覆太過圓滑，幾趨太極拳下，打得不知了去向，這也就難怪同學們不耐，開始毛躁起來。還有些過於冗長的講話，往往很中聽，苟能把握重點，要言不煩，又不打高空的話，想來大家的興趣必不會高些。

和會場秩序一樣零亂的是課堂內的秩序。不必諱言，我們學校的師資參差不齊，加以任課先生的口才有高下之分，有的課令人聚精會神屏息以赴，有的課却散漫的可以。

一般或以爲上得不够精彩的課容易起鬧，其實倒也未必盡然。有些教書先生照章直宣，同學便乾脆來個「全

說明。能不是說費里尼的神的陰陽來之筆。最後一場戲中，觀衆可看到一具僵硬的屍體，陪伴着死者一箱箱帶不走的錢財，而長者猶而站立於死者身旁的親友竟然爲了獲得遺產而分食起屍體來。此種初秋的寒夜，沉浸於，不

錄一，要不然就依前人的筆記、講義略加增飾而已，由於大家心理上早有準備，有時反能相安無事。相反的是某些準備充分的課目，起初大家都還十分用心，但過不了多久底下就有了異動，等到將近下課時分，場面就更加難以控制，甚至於出現了討價還價的情形，這不僅令站在臺上的人寒心，也使得有心向上的同學爲之難過不已。

類似的情形，還可以見之於由同學主持的各項討論會，正因為發表者是再熟悉不過的自家人，起閱者往往更

爲放肆，叫好喝倒采之聲此起彼落，可以說熱鬧到了極點。有過幾回的經驗後，不擅演講或想像懶的同學，遂有了藉口，只求交差，根本連論所謂準備了。

課堂秩序差，影響所及固然同學學習情緒和學習效果受到了干擾，更由於我們學校兼課先生所估的比例特高（教授六一、七、副教授五八、一、講師二一、八、可觀），雖說其中多數未曾擔任教學工作，但仍有爲數不少的外校先生，可以從上課的秩序中對我們學校遽下

一評價。

再是雀巢的親自創清一個園中的人，當我初到時，笑吟的媽紅。那是爲什麼的？

什麼的，只因情的「成熟」，黃昏的夢囈，好幾次，槐地帶走了稚靈，因此便不，躺在白崇禧將軍墓，太多的「自我」國的韓國草上，當夕陽西下，蒼蒼暮色由再爲情緒鬧上。

（下轉第四版）

同學們還有一種劣根性——「軟土深掘」，專門欺侮那些看來可以欺侮的人，比如說女老師和上了年紀的先生們，說來實在是可恥的很，而且似乎年級愈高愈不像話，真是丟人丟到家了。撇開「容忍、自由」的大道理不談，我想做人最起碼的修養，還是不要求太缺如才好。那天徐院長談到有人提議變更附屬醫院的用途，這的確是一個相當現實的問題。較冷靜的思考一下，我們或可說這是打開這死結的另一個解法。只要大家設想一下，當動用了一筆本來預定用於添置全校最需要的設備的龐大經費後，下個階段的建設工作仍是開工無量，那我們爲什麼一定要朝這死胡同鑽，而不另覓生路？

可能的話，我們不妨來審全校性的大論戰，或就醫院繼續興建與否來次「全民投票」。不論如何，有人做此提議，自然可以讓主事者多一抉擇。最近朝野人士很能領略「忍名之辱，求實之利」這話的真諦，如果大家不嫌我急功近利的話，那我倒可要把這話送給全校師生做一參考。

萬一醫院真的停止建設，改做其他用途，我建議除了以最少空間做爲辦公場所（含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等）外，儘可能多設一些視聽教室和大講堂，更要緊的是把我們的「頂脊軒」——圖書室給遷了過去，好好擴建一番。這些只是後話，姑妄言之，聊博讀者諸君一笑。

「神話」：一、作品中的主角和費里尼的自身遭遇是分不開的，影片裏「我」的意味十分濃厚，有時甚接近自白式（按：費里尼影片都是自己編劇），他可以說是個不斷在求證身價（Search for Identity）的藝術家。二、作品風格非常自由，沒有一定程序，影片中經常跳躍着五彩繽紛的生活面貌，場景豐富，人物衆多，他總是由多種角度去探求生命的真諦。三、作品中常流露出單純而感人的真摯感和現實感，前作作品是以純樸的寫實形式出現，在較後期則以較隱晦的形式出現。四、非常注重映象與音樂的效果，絕少冗長無味的對白，文字內容十分簡單，永遠不會令人覺得單調煩悶。（註：以

最爲露骨的一部片子。就因爲恩柯皮患有「男性無能症」，所以吉東尼在大地震前寧願捨棄恩柯皮而與阿休多同行；在沙漠中遇見那位性慾亢進的車隊女主人時，恩柯皮也只好眼睜睜地看阿休多上車「解決」。另外恩柯皮在戰鬥場中的下跪求饒以及懦弱表現，和到妓院中莫可奈何的神情，甚至奴隸船上的男總督要求與其結婚，都一點一點現出恩柯皮的無能症候。相反的，阿休多的出現，則與恩柯皮形成強烈的對比，致使恩常居於尷尬的局面。

馬戲與精靈的世界

「愛」一片是費里尼於第二部彩色影片「第一部」是「鬼迷差莉」，其整片的彩色選擇與整體上色彩的連接與和諧，不能不說是十分成功。雖然影片的背景設於古羅馬時代，可是現代化的建築格式以及抽象

抹、馬戲團小丑式的臉龐，毫無表情地能識出「費里尼式」電影」。另外演員與斯里底的一舌一動以及鏡相吐舌伸脖子、彎曲手肘或者扮着鬱臉的優倪存在，不但極度諷刺人煙，且也再度滿足了費里尼的「演員即是道里」一貫作風。

天主教義的影子

費里尼是一個虔信的天主教徒，而他拍的片子裏總是帶着濃厚的宗教色彩（有人於也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由於筆者對此不諳，故略而不談）；「豪華生活」開拍時直昇機懸吊着基督像橫空飛過，即有宗教象徵的意味。「士路」裏優尼的暴斃，其死狀即十分酷似基督釘於十字架的圖畫。「八又二分之一」中昆杜與紅衣主教相會於蒸汽浴室，也暗是費里尼在其影片中

一湖渌水，與病患三
五成羣的前來求醫，
卻立即令人連想到基
督為人施洗與治病
的情形。隨後恩柯皮
與阿休多等人私議「綁
架」聖童，及至聖童
於途中去世，也有基
督替罪世人的含意。

「冷嘲熱諷」一向
是費里尼的拿手好戲
，本片發然亦不例外
，而在這嘲諷聲中，
費重尼的主要安排於最
先出現的富翁垂馬秋
的別墅和最後爭得遺
產而分食屍體的海邊

在富翁的別墅裏，
由數百枝臘燭的近景
，襯托出際來擁往的
客人；費里尼分別以
特寫及臺景交錯，描
繪出一幅幅貧賤的食
色相，及至主人儉什
人詩句被伊茂普識
穿時，費氏更毫不留
情地指出腐敗上流社
會的權力作祟和虛偽
的面貌。後由一陰陽
怪氣的婦人道出一個
古希臘守墓的寡婦—
寧得活活情人不要死

時一人道：「雖然
腸一身的難過，却
換得終身的富貴，
說罷露出得意的微
笑。隨著這幅人間
「死分財圖」的進行
費里尼突然地插入陳
陣無可奈何的海濤
風聲。這種人面獸
的表露，又豈止發
於波瀾的古羅馬帝

「冷嘲熱諷」一向
是費里尼的拿手好戲
，本片發然亦不例外
，而在這嘲諷聲中，
費重尼的主要安排於最
先出現的富翁垂馬秋
的別墅和最後爭得遺
產而分食屍體的海邊

在富翁的別墅裏，
由數百枝臘燭的近景
，襯托出際來擁往的
客人；費里尼分別以
特寫及臺景交錯，描
繪出一幅幅貧賤的食
色相，及至主人儉什
人詩句被伊茂普識
穿時，費氏更毫不留
情地指出腐敗上流社
會的權力作祟和虛偽
的面貌。後由一陰陽
怪氣的婦人道出一個
古希臘守墓的寡婦—
寧得活活情人不要死

時一人道：「雖然
腸一身的難過，却
換得終身的富貴，
說罷露出得意的微
笑。隨著這幅人間
「死分財圖」的進行
費里尼突然地插入陳
陣無可奈何的海濤
風聲。這種人面獸
的表露，又豈止發
於波瀾的古羅馬帝

我的不幸，就在
愛和我心中的悲憫

雖然夏天剛過，
的每一個街角飄蕩
的歌，却帶著幾分
落、日出，花開花
落，春去秋來。年青
的心靈啊！你可曾數
算過那些悄然消逝
的日子？

可不是嗎？那些
日子，當我們獨步
在：一巷底的長堤
上，它已不再是長
堤了，「長堤」是拉

曖昧的結局
恩柯皮經過種種種
種

成長的

絕人對的遭遇後，殺一個星期的不寧。然擔當一名飄流四海的水手，遠渡重洋。恩利皮的自語聲又起，好像要說些什麼，費里尼及時 Cut，鏡頭以 Zoom Out 拉遠。

費里尼的影片終了時，總是以曖昧的結局收場，而留給觀眾的最後一個映象，不但淒涼頹喪而且帶着幾分疲憊空虛的感覺。

變奏

● 東 冬 ●

……曉風……

於我無法消滅我心中的寒意却已剛始在吳興街，日子就像是那美好美的歌和悲泣，山下午歡笑着算着，一個星夜就此覺得豐滿。

然而，當你長大到足够嘗出什麼是哀，什麼是愁。你就不再能呢喃冬夜的酒脫，不再歌唱酒後的豪

一個星期的不寧。那月兒下，柔和的夜光正照着你童稚混的臉頰，你說；好喜愛孤獨，你不習慣於許多人在一起生活。又說；參加兩三次郊遊回來，還是洗不去深處的積鬱，任何歡樂的回憶不開秋夜的愁懷好恨然的是嗎？那要祝福你，就像給多年青的心靈一般但願你純真的心靈可以擁有自己的夜。是的，你更應把住那些仍可作夢的點，而不該把大大二可真的青春奉給羣衆的。

我也喜愛孤獨，愛自我，喜愛我的想和抱負，我的孤獨和青春，直到那一天我被迫「成熟」，我為羣衆的影子，為自己活過，確確實地生活過。

那些日子裏，我孤獨的。走在時間前面，也走在時間後面。我會靠在實地大樓的石欄杆邊，

四方而來，思維便湧漾在許許多多的「偶然」，生命！那種偶然，我生命的痕跡，嘿！一大把化不開的愁悵，生命的荒謬和不幸。

或者為着一篇感人的文章，像個地揮淚傷別的文章，為着一句友愛的安慰，久久不能平息自己。

長堤未被鏟平前的每個黃昏的沉思，總是掛滿着「世上最孤獨靈魂」的自白。

夜半，也曾為「流浪者之歌」的情懷，「悲愴」中柴可夫斯基高貴的悲哀，海飛茲的小提琴，跳躍飛舞的音符喝醉。

或者一首鍾愛的小詩，或者一顆晚星。

我滿足於自己保有的寧靜。

時間似乎永不懂得得不到，成長更是預想不到的災難。我說它是一種災難！也許它一天你會了解我此刻的想法。當你也扮演著同樣一個角色，得到同樣的慘敗。

那年，那是另一個

